

# 義俠仁心風骨傲

## 白屋詩人吳芳吉

● 吳崇蘭 (旅美作家)

### 孝子之名感動鄉里

梁漱溟，投考北京大學未被錄取，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，因為曾在報紙上讀過梁漱溟發表的許多文章，尤以多篇研究古印度哲學的文章，深為折服，遂說道：「梁漱溟想當學生沒有資格，就請他來當北大的教授吧！」於是梁漱溟就平地一聲雷，到北大去當教授了。梁漱溟的荒唐奇遇，使我想到白屋詩人吳芳吉一生的坎坷遭遇。

吳芳吉，生於一八九六年七月一日的四川重慶市江津縣楊柳街的碧柳院。父親經商，母親則是小學教師。家道稱得上殷富。他週歲時便能學步、辨方位、識數目；兩、三歲時，其母即親自教他認字、讀詩、講故事、講童話。他自小聰穎，記憶

力特強，所教都能記誦。

六歲時，吳芳吉的父親經商失敗，破產涉訟入獄。從此吳芳吉的幸福童年便告結束。一連串與貧窮窮結不解緣的顛沛流離，坎坷生涯，便如影隨形的跟隨著他：最初他與母親至江津依靠伯叔生活，因不堪伯叔虐待，其母轉遷白沙鎮，以教書薪入維持家計。十歲入白沙聚奎中學讀書。他勤奮努力，刻苦耐勞，讀書之外，更吟詩作畫。其業師蕭湘甚為器重。因其出生於碧柳院，賜號碧柳。嘗為同學繪畫扇面題詩，傳誦一時，全校師生莫不對他另眼看待。當時學校的會計龔某，聽說他的父親在重慶獄中，即出金資助他去重慶探父。他坐船又步行百里，至獄中長跪上書，感動獄吏，父親才得釋放出獄。此事一時傳為美談，孝子之名，傳遍鄉里。

吳芳吉十三歲時，寫了一篇《讀外交失敗史書後》一文，業師蕭湘十分讚賞，遂油印數十份，散發全縣，一時鄉人都驚為神童。翌年，清政府以美國退還庚子賠款，在北京清華設立留美預備學校（即清華大學前身），在全國選拔優秀學童入學。吳芳吉以成績優異，被選赴成都參加預選考試，以高分錄取。

### 不平則鳴豪俠心腸

進入清華以後，與同學吳宓、劉樸交為莫逆。入學一年，因川籍同學何魯、黃秉禮被美籍教師凌辱，並迫令學校開除學籍，激起公憤。當時因國勢衰弱，外籍教師都自高自大，跋扈專橫，耀武揚威，不可一世，視學生如芻狗。吳芳吉為何魯、黃秉禮二人打抱不平，乃倡同學各省舉一

代表，向學校爭公道。

學校因為不敢得罪外籍教授，竟下令將全體代表也一起開除。由於學校開除的學生眾多，教育總長乃居間疏解，以除籍生各填寫悔過書一紙，即可復學。使學校一方能下台階收回成命。結果所有代表都為了學籍屈服認錯，唯吳芳吉認為不平則鳴，為人抱不平，無過可悔，堅不填表，於是被迫離校。

吳芳吉離校後流落津京，寄住於族兄家中。族兄初以其從小聰慧，能夠進入清華，將來大有出息，前途無量，對他十分敬重。此時見他被學校開除，落魄京津，不免前恭後倨。對他役如奴僕，冬夜任其以舊報紙為被蓋，宿於走廊下。幸得同鄉垂憐，出金資助他返鄉。

但此時正值孫中山起義討袁，航運中斷，不得不繞道而行。抵達宜昌，資金已盡。他只好沿江徒步，履危崖峭壁之險，乞討返鄉。落魄之人，鄉人都為之不齒。嘗盡人情冷暖滋味。

吳芳吉十八歲結婚。祖居名白屋，他即自號白屋吳生，世稱白屋詩人。時其業師蕭湘為嘉定中學校長，乃招他去學校任教。他到學校時正逢新生報名，他要入見

校長，傳達室校工因見他年紀甚輕，誤以為是學生，不予通報，後來蕭湘聽到了，即忙親自出來迎接，大家都為之驚愕。

在學校任教時，與同事谷醒華、趙鶴琴等結為知友，谷醒華後來且成了他的恩人。

### 以舊文明入新時代

一九一五年，吳芳吉十九歲，與姻弟及同學結伴赴滬謀發展。清華同學吳宓介紹他到「右文化社」校對餘杭《章氏叢書》，每月得十二元。他以半數接濟家人，

自己每日吃一頓稀粥充饑。他曾作詩曰：「嗚呼人生如朝露，百年行樂奚足數？安得讀盡古今書，走遍天下路，受遍人間苦，使我猛覺悟。」吳宓知道後，又出金資助他。但他因與「右文化社」經理意見不合，憤而辭職，生活益發困難。在四川的家人亦幾乎斷炊。幸嘉定中學同事谷醒華，謊稱昔日欠吳芳吉款，不時資助其家人。這件事，吳芳吉於十年後方才知。這也是吳芳吉這樣高潔的人，才能有谷醒華這樣助人不欲人知的義俠之友。

吳芳吉在上海失業落難時，忽聞袁世凱爪牙吳佩孚部竄擾川東，家鄉遭受兵禍

，家人離散，心急如焚。急速設法回川，卻在途中為北洋軍抓獲，險遭殺害。後來幸得獲釋返家。行程中得詩十九首，歷述目睹社會黑暗片斷，及個人辛酸遭遇。此時最欣賞他的業師蕭湘已經過世，真是求援無門。

幸而不久有友人介紹吳芳吉任職重慶《強國報》編輯，後又辭去編務，與志同道合友人發起「天人學會」，以「尚氣節，知廉恥，明天職，勵正誼，折中新舊中外，發揚祖國固有文明」為宗旨，推吳為「天人學會」通訊中心的首腦。會員多為清華、北大及留學歐美的同學，其時吳宓已赴美留學，每月自國外匯款、寄書相助。而吳芳吉以家庭歷年借債渡日，已負欠數百元，無力償還，甚為窘迫。吳宓有友人呂谷凡，在漢口經商，雖然不認識吳芳吉，卻對他的境遇十分同情，就代他把債務清償。吳宓又在美相約留學生集資助吳，但不久美金貶值，接濟就此中斷。

一九一九年，上海《新群》雜誌社經理吳宓函介紹吳芳吉任詩歌編輯，吳芳吉又僕僕風塵趕往上海，旋又兼職中國公學國文教員。其時新文化運動在全國如火如荼蓬勃展開，吳芳吉對詩歌的革新很想有所

作為，但他對當時的名流、博士之間的互相吹捧標榜，壟斷報章雜誌排斥抵制異己，甚覺失望。後來《新群》雜誌社社務停頓，他遂應長沙明德中學之聘，與劉永濟同去長沙任教。對詩歌作品，決意自立法度，以舊文明的種籽，入新時代的園地。不肯國情，盡量歐化。其膾炙人口的《婉容詞》，即本此意完成。

《婉容詞》是以詩詞的格局，描寫舊式婚姻中被犧牲遺棄的女子，在其進退都無路可走時，以自殺了結生命之時的思前想後的悲傷心境。詞句長短不一，聲韻鏗鏘，通俗易懂，雅俗共賞的一個悲劇故事。它娓娓道來，淒美動人，催人淚下。對舊社會的婚姻制度，及男子的自私、忍心，予以無情的抨擊。

這一年，一向欣賞吳芳吉的好友吳宓，自美來信批評他的詩夾雜俚語，沒有格律。吳芳吉很想自己辦一個刊物，以發揮自己的長才，完成自己的理想；同時對吳宓的批評有所辯白。時有人願出資三百元相助，但必須每期選登政論一篇。吳芳吉拒絕接受，辦刊物的願望也無疾而終。

不久，吳宓自美國返國，即接掌清華大學研究部主任職，立即電邀吳芳吉任教

授。吳以清華曾無理將其開除，寧願餓死，也不願再踏入校門為其效勞。

此後吳芳吉歷任長沙周南女校教員、西北大學教授、東北大學及成都大學的教授……雖然受學生的愛戴歡迎，奈或因兵禍，或因父喪，或因政治暗殺迫害，使他無法安寧長駐。最後不得不又回到江津。時南開大學以月薪二百四十元高薪商聘，而江津教育局長鄧禱仙，及江津縣長谷醒華，均熱誠邀請他當江津中學校長，造福鄉里。鄧禱仙為他母校聚奎中學的創辦人，對他一向關懷。他被亂軍圍困陷落於西安二百多日，全城米糧皆盡，饑餓而死者不計其數，朋友都料他必死。鄧再見到他時，竟喜極而泣。知遇關懷之情，溢於言表，使他深深感動。而谷醒華則周濟吳之家人十載而不使他知，這種義俠仁心，使他感激。他為感謝這兩位朋友的深情恩德，寧願放棄南開的名位與高薪，而就江津中學校長一職。

### 隆情高義清風明月

吳芳吉接長江津中學後，即勵精圖治，對學校秩序加以整肅，羅致人才充實師資，與學生早晚同作息……務求樹立新風

氣，使讀書種籽不絕於鄉里。以報答知己恩人之大德，亦略盡自己愛鄉的心意。

一九三二年，日本侵華野心暴露無遺。吳芳吉義憤填膺，即欲投軍從戎，赤手空拳與倭寇拼命，後經友人勸其以從軍之精神辦學，可以一人換千百人的力量，較之匹夫之勇，更有價值，他才作罷。

某日，重慶基督教青年會邀請吳芳吉去演講，他演講之後，還朗誦並講解他途中所作的《巴人歌》，聲淚俱下，聽眾無不為之動容。返江津後已是夜晚，還召集師生報告經過，並再朗誦《巴人歌》。未竟而力不支昏倒。醫治無效，病發十日而歿。

《巴人歌》為描述日軍的貪殘、猙獰、暴行，及我軍英勇血拼犧牲的長詩。其間亦說到汽車伏胡阿毛載著許多日本皇軍及軍火，捨生取義開入黃浦江與敵偕亡的新聞故事。這首詩與杜甫的《兵車行》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吳芳吉病歿，享年不過三十有六。家貧不能葬，由江津中學為其治喪，遵遺命葬於白沙的黑石山。送葬者除江津中學師生五百餘人外，沿途路祭，及參加執紼行列者達三千餘人，身後榮哀，亦足慰死者

了。

綜觀吳芳吉的一生，有如斷梗飄蓬，在日暮途窮，兵荒馬亂中終日疲於奔命，為生計僕僕風塵，未嘗有安定溫飽的日子，可謂命途乖舛，有才無命。終至積勞成疾，英年早逝，一命嗚呼。使他懷才不展，遺恨綿綿。其老母、妻子、兒女也跟着他在窮途末路上受罪受苦。兒女的教育前途，也在三餐不繼的貧困日子中被葬送。

不過，我們為吳芳吉多災多難的一生悲嘆之餘，也不能不對他的執著，造成他悲慘命運有所微詞。吳芳吉是一個才氣縱橫的才子，他感情豐富，悲天憫人，守正不阿，憤世嫉俗，嫉惡如仇，寧為玉碎，不作瓦全的頂天立地的好男兒。但是，這些也正是他的大缺失。

人生的道途，原是高低不平坦的。一個人生存之道，若不能剛柔並濟，能屈能伸，必然會吃盡眼前虧。人若不能忍辱，那能負重？那能道遠？韓信若不能受胯下之辱，早成刀下之鬼。何能升台拜將成大名？管仲若不能受屈辱，何能有後來的教化之功，使老百姓受益，也使齊桓公稱霸！吳芳吉若能在清華忍辱復學，當亦與吳宓一樣，公費留洋美國，返國則大學

校長、主任教授，都可有分。不必在國內受兵連禍結，東飄西蕩之苦。

其後吳宓為清華研究部主任，聘他為清華教授，他若能屈就，與梁漱溟之學生做不成，去當教授，亦是揚眉吐氣之一法！家庭生活改善，當亦計日可待！何必犧牲家庭的幸福，犧牲自己在安定創作的前途，而意氣用事，一意孤行，弄得自己貧病交迫，積勞以終呢？

最後一次南開大學高薪敦聘，他又為「情」之一字，毅然放棄。固然，鄧、谷二人的隆情高義，如清風明月，巍巍無價；且士為知己者死，自古皆然。鄧、谷二人不但是他的知己，亦且是他的知音，為他們作犧牲，他是毫無怨尤的。但是，大學教授與中學校長兩相比較，他胸羅萬卷，下筆珠璣，當教授，駕輕就熟，舉重若輕，遊刃有餘，毫不費力，可以任意發揮，事半功倍。省了許多力氣，多了許多時間。生活改善，營養充足，可以安安靜靜的從事他的創作，豈非美事。做中學校長，行政工作多於做學。大才小用，處處要身先士卒，先學生之憂而憂，後學生之樂而樂，對他那長久以來營養不良，超支體力的瘦弱身體，更有如雪上加霜，安得

不早摧枯折！多情自古多遺恨。更何況他生性恃才傲物，寧折不屈！在吳芳吉人生的轉折中，雖然顛簸流離，貧病而死，十分可嘆，但上帝也曾經給過他三次機會。不能說對他不照顧。而他兩次因寧折不屈而放棄了機會，一次為情所困而放棄機會。三次大好機會，都就這麼輕輕放過，以致潦倒一生，三十六歲的英年即便夭折，我們不能怪怨命運之神的作弄，只能怪他自己太我執了。

然而，如果吳芳吉牽就了那三次機會的任何一次，吳芳吉便不是吳芳吉了！

吳芳吉啊，吳芳吉！  
他就是永遠不變的吳芳吉！

## 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本誌三九四期第廿五頁下欄第三行「魚雁……，意難申『舊雨』悲懷。」誤為「奮雨」，特此更正，並向作者沈左堯先生致歉。